

讀影印本“永樂大典”記

胡道靜

“永樂大典”對後世最大的用處，是保存了大量的宋、元兩代及少數的明初逸書。它的作用，恰好和唐代及宋初的一些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保存了很多唐、五代以前的逸篇遺文一樣。從這個角度來利用“大典”，最大規模的一次是清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從中輯出的逸書達五百多種（著錄者388種，存目者127種^①）。但四庫館的工作還是粗枝大葉，尚有不少應輯的書沒有輯，已輯的也往往未曾輯干淨^②；又局限於正統觀念，把許多珍貴的小說、戲曲置之不顧。後來錢竹汀、徐星伯、趙味辛、法時帆、胡書农、孫平叔、文道希、繆藝風等都繼續從中檢出不少的重要逸著。徐星伯所輯“中興札書”和“宋會要”更是煌煌巨帙。此後“大典”僅存之本遭到帝國主義者的劫火，殘存者只有原書的百分之三、四，然而其中零金碎玉，仍有不少，張菊生、朱桂辛、趙斐雲諸先生迭自其間輯刊前人所未錄、未知的書籍和篇章。如今，現存於世的“大典”百分之九十以上經中華書局匯集影印了出來，使學術界得以充分地利用它，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出版事業的一大盛事。我把這兩百零兩冊書粗粗閱讀一遍後，感覺這座礦山自全謝山他們以來，經歷兩百多年的不斷挖掘，礦藏的本身雖經劫難而殘余無幾，但脈絡仍未告絕，集佚校勘，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還是大有可為。限于水平和閱讀之尚未克深透，不能全面地來談。僅以一偶之見，札記如次。

“大典”中現尚可輯錄的最豐富的資料，一般所知者有三類：甲為宋、金、元人的詩人^③，乙為宋、元的方志，丙為宋人筆記^④。這三類不更詳談。

一、李仁甫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在清初僅徐健庵得自泰興李氏的記載建隆至治平間事的一百七十五卷本，四庫館始自“大典”輯出記錄史事至元符的五百二十卷本。嘉慶己卯（1819），昭文張月霄病七閣寫本得見者鮮，以閣中傳鈔本為據，用活字版排印。閣本不能無誤，傳鈔益增魯魚，活字版本校印又不甚精。越一花甲，至光緒己卯（1879），譚鍾

麟撫浙，以張本為據，委黃徵季等用文瀾閣本校勘，付浙江書局刊刻。黃等除利用閣本外，大發宋史有關文籍，加以考覈，謚正甚多；又循朱竹垞遺說之启示，自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輯錄閣本所闕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元祐八年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以及徽、欽兩朝史文為“拾遺”六十卷，為李仁甫書目前最好之本。但閣本、張本、浙本均出自“大典”，特別是神、哲兩朝，而張本、浙本都未用“大典”復勘。現在“大典”闕失已多，殘存宋字韻中載有“長編”者猶有下列九卷：

- 卷 12306 起開寶四年二月訖開寶七年五月
“閣本”等卷12—15
- 卷 12307 起開寶七年六月訖開寶八年十一月
“閣本”等卷15—16
- 卷 12308 起開寶八年十二月訖太平興國元年終
“閣本”等卷16—17
- 卷 12399 起慶曆二年正月訖慶曆二年五月
“閣本”等卷135—136
- 卷 12400 起慶曆二年六月訖慶曆二年終
“閣本”等卷137—138
- 卷 12428 起嘉祐六年二月訖嘉祐二年七月己亥
“閣本”等卷193—194
- 卷 12429 起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訖嘉祐六年終
“閣本”等卷194—195
- 卷 12506 起熙寧八年四月丁卯訖熙寧八年閏四

① 四庫全書館從“大典”輯出逸書的計算法，有幾種不同的數字。這裡的數字，是根據孫留庵先生“永樂大典錄出書考”中經過核對幾種數字後確定下來的統計。

② 文道希“純常子枝語”卷37：“考古質疑”一書，館臣據“永樂大典”編輯成帙，然“大典”中所載，頗有佚而未收者。”類此例者，其實甚多。

③ 趙斐雲先生有“宋人詩文集校輯”、“元人詩文集校輯”等；其樂府部分，已有“校輯宋金元入詞”行世。

④ 余有“宋人筆記鈎沉”稿五十種，附輯二種。

卷 12507 熙宁八年五月

“閣本”等卷264

試取以校号称最善之浙本，頗有可正補之處，試舉四例：（一）浙本卷 14 太祖開寶六年三月癸未，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下注云：“然亦不知何事也”。應依“大典”卷 12306 第 15 頁補字作“然亦不知坐何事也”。（二）浙本卷 14 太祖開寶六年六月易州刺史賀惟忠卒條：“每乘寒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契丹，十餘年間，不敢撓邊。”撓字為四庫館臣所改，當依“大典”卷 12306 第 18 頁作“寇”。（三）浙本卷 263 神宗熙宁八年閏四年壬辰朔：“鄭延路去歲災傷歲飢，知延州趙高舍流民以空營。”高字當依“大典”卷 12506 第 10 頁作“高”。按“宋史”卷 332 趙高傳：“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四）浙本卷 263 熙宁八年閏四月甲午，詔宋昌言具析寔塞營家口事條“侯叔獻請勿閉”句下，落去“既從叔獻請不閉”七字，當從“大典”卷 12506 第 12 頁補。

又，“大典”所載“長編”子注中，常引“宋史全文”及“宋朝要錄”，系後來所增入，但“要錄”一書不存，其間所敘史事，亦有參考價值。

二、“大典”所引有關天水朝典故逸書，尚有“祖宗官制”、“中興政要”、“中書備對”、“吏部條法”等。“祖宗官制”當即“宋史·藝文志”著錄之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王仲言“揮塵后錄”引稱蔡元道“官制旧典”。）“中書備對”宋志著錄：畢仲衍撰，十卷。“政要”是與“會要”并行的宋代官修政典，“文淵閣書目”卷四經濟類著錄，龍升之撰，清文道希有輯本，刻入“振綺堂叢書二集”。最值得注意而令人興奮的是部字韻殘卷中所存的“吏部條法”：過去羅叔蘊以日本富岡君搢所藏“大典”一冊印入“古石齋叢書第四集”者僅有兩個殘卷（14628—9），而這次“大典”影印本却搜集到九卷之多，目錄如次：

卷 14620 “吏部條法”差注門	總法撮要
卷 14621 “吏部條法”差注門	差法撮要
卷 14622 “吏部條法”差注門三	兵官屬官監當 簿尉使臣撮要
卷 14624 “吏部條法”差注門五	差法撮要材武
卷 14625 “吏部條法”奏辟門	奏辟門撮要
卷 14626 “吏部條法”考任門	考任撮要
卷 14627 “吏部條法”荐舉門	荐舉撮要
卷 14628 “吏部條法”關陞門	

卷 14629 “吏部條法”磨勘門

“吏部條法”是一部有關宋代銓衡考績制度的檔案匯編。“宋史藝文志”刑法類著錄“淳熙吏部條法”四十卷、“嘉定吏部條法”五十卷，而就“大典”中殘存各卷引文看，所敘檔卷有景定二年的敕文（卷 14627 第 36 頁）、景定三年的尚書省劄子（卷 14620 第 27 頁）等，則咸淳必有續修無疑。按，宋代“會要”修至寧宗朝止（“嘉泰寧宗會要”），“吏部條法”則猶有理宗一朝自始垂末的考選制度史料，此其所以特為可貴。

三、卷 2812 第 1—4 頁所錄“王冕梅譜”未見著錄，亦不載于王冕的“竹齋集”。此書可供研究繪畫理論遺產者的探討。并可能解決一些目錄學上的畫學著作疑問：（1）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子類雜藝術類著錄“華光和尚梅譜”。按，華光和尚為北宋哲宗時人，不應列其所著在“補元史藝文志”中，疑其為王冕之傳誤。（2）今世所傳有“華光梅譜”一書，題“宋僧仲仁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14 辨其為偽書，謂華光和尚仲仁雖以畫墨梅著稱，此書則非其作，“蓋後人因仲仁之名，依托為之。”今讀“王冕梅譜”，亦稱述華光和尚，但著作人主名系于王冕；書中“論梅口訣”、“論梅之病”、“續論梅之病三十六事”等章，正今本“華光梅譜”之所自出，還可以校勘錯脫文字。疑今本“華光梅譜”系明人襲錄“王冕梅譜”某些章節，敷衍而成，托于仲仁。自王書失傳，真相遂莫白。

四、第 191—198 冊影印傳抄“大典”卷 4923—4940，全錄元胡次和的“太玄經集注”與宋末元初陳仁子的“太玄經輯注”，是研究揚子云思想與“太玄經”的重要文獻。自司馬遷迄趙宋，注“太玄”的家數甚多，今所行僅范望解贊與司馬光集注。“大典”這十八卷中，保存了兩種過去一般未見的注本。胡氏集注，除引范、司馬說外，還有章詒、鄭氏等說。陳仁子為宋末逸民，隱于書賈，所刻“古迂陳氏家塾藏夢溪筆談”、“尹文子”、“六臣注文選”、“叶先生詩話”等，在書林中極著盛名；所著有“牧萊脞語”、“文選補遺”、“韻史”等，但“太玄經輯注”一書，過去亦未為人所詳。

五、卷 13194 中所錄吳櫟“種藝必用”和張福“種藝必用補遺”，是久已失傳的兩種古農書。據我的初步研究：（1）“種藝必用”當為南宋末年的著作，著述地點在江、淮以南；“補遺”當為蒙元建國以前

或建国初期的著作，著述地点在山东。(2) 两部书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可补“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之不足，在宋、元间的农业科学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3) 本书后来虽失传，但其内容的大部分为明初俞贞木辑的“种树书”（托名唐郭橐驼撰）所袭用，广泛流行于民间。现在，本书从“大典”残存本中发掘出来，大有利于我国农学发展史的研究，允与卷18245中所保存的“梓人遗制”残帙^⑤共称为“大典”残存本中工、农学逸书两大名著。我写有“‘种艺必用’的发现及其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将在“文汇报”学术版发表。

又，卷540、卷14537、卷22182都引用“种艺必用”或“补遗”的片段，除个别字可校卷13194的错谬外，并无溢出文字，足证卷13194所录者为全文。唯卷14537引著者之名为“吴懋”，与卷13194作“吴赞”不同。按，“懋”字用为嘉名，甚属可疑，恐以“懋”字为是。

六、宋范元实的“潜溪诗眼”，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中有辑本，然校以“大典”卷49所录，有可补充者，如：(1) 辑佚本第26条据“修辞鉴衡”及“余师录”集录，文实未完，按“大典”尚有“晚年乃言之曰”以下一大段，约六百余字。(2) 辑佚本第29条系据“挥尘余话”卷三，知“诗眼”有“王偁定观好论书画”一条，而文字未具。今阅“大典”，此条凡一千五百余言，赫然全在。

七、卷49又载有“南北朝诗话”，此书亦久佚。按，“文渊阁书目”月字号第二橱书目中有其名。

八、卷7603载有“西湖老人繁胜录”，已经“涵芬楼秘笈”辑刊于第三集中。但“大典”本最后有款识一行“秘笈”本删去，文曰：“时至治昭阳大渊献岁青阳孟陬月哉生明，正斋志。”（至治癸亥为三年即公元1323年）此足为考核年代之一助，故记之于此。

“大典”卷7602—03的一册，原为傅沅叔于1914年得于北京，以银币一百元售与张菊生先生，遂经录印于“涵芬楼秘笈”中。

多灾多难的旧社会剩余下来的几百本“永乐大典”，业经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悉心搜集并印制了出来，对这部可供科学研究资料之用的古代巨籍，已经做了自编写以来最重大的贡献，正如郭老（沫若）在序文中所说的，这事业“显示了我国对古典文献的重视”，“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才能办到”。而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能进一步把这

印出来的七百三十卷“永乐大典”，编制一个“引用书籍索引”（大体上可以过去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的“太平御览引得”、“文选李善注引得”等为模式），那末，会更大地发挥这部巨帙的作用，而它的内涵究竟有多少可供校勘、辑佚之用的，也能够彻底地明瞭了。

还有一件事想附带一提的，是“大典”当1900年最后一次大量焚散之前，阅读旧存残卷最多的一人是文道希。他在乙酉、丁亥间（清光绪十一至十三年，公元1885—87）住京师时，存于翰林院的“大典”还有八百多册。当时志伯愚（锐）方协办院事，文道希通过他曾借读三百多册，亲自或付友人抄录出不少的遗文逸书^⑥。据他的“纯常子枝语”所记，有以下这些东西（凡于卷数后面作*符号的，表示此卷文氏犹及见，而现已不存）：——

(1) 集“经世大典”，得六、七卷；

(2) 钞其诗文及说部之冷僻者，得千余纸，为“知过轩随录”；

(a) 卷18199*引冯道“益智书”；

(6) “考古质疑”一书，馆臣据“大典”编辑成帙，然“大典”中所载，颇有佚而未收者，如卷10156*“论马迂疏略而难信”、“论史记不载燕昭筑台事”、“论史记与通鉴纪事不同”三条，卷10285*“论庄子寓言”一条；

(b) 卷14125*引元人“净髮须知”二卷，乃薙匠书也。有帝王剃髮及各色人剃髮祝词；

(r) 元“卢疏斋集”已佚，然“大典”载之极夥，集而录之，诗文各数十篇，尚可

得二、三卷；

^⑤ 据“纯常子枝语”卷37所记，“大典”中原有四卷。按，“永乐大典目录”卷48：“卷之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五：匠氏诸书十四：‘梓人遗制图’；卷之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六：匠氏诸书十五：‘梓人遗制图’；卷之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七：匠氏诸书十六：‘梓人遗制图’；卷之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八：匠氏诸书十七：‘梓人遗制图’。”正如芸阁所述。庚子以后，所存仅见于卷18245之一卷，为英人 C. H. Brewell Tayer 氏所藏；1933年2月，朱桂辛以摄影本校注印行，刘士能为之图释。

^⑥ 见“纯常子枝语”卷3第30页。

- (д) 卷 4999* 宋“曾文清公集”“寓軒詩”一首，館臣編“茶山集”遺落；
- (e) 卷 2406 引“千姓篇”，未詳何人所作；
- (ж) 卷 541 引“姓氏英賢傳”；
- (з) 卷 19927* 引“仙愚錄”；
- (и) “蕙亩拾英集”，“宋史藝文志”著錄，从“大典”卷 2265、卷 5157*、卷 14389* 集得數條，大抵皆婦人詩；
- (3) 明初“順天志”尚存數冊，付繆筱珊前輩鈔之⑦；
- (4) “廣州府志”存者過半，李侍郎文田鈔存；
- (5) 永嘉之學，薛季宣極為閎博，今文集具存，而“地理叢考”一書，已佚不可見，今于“大典”卷 14385 錄得“幽州”一卷；
- (6) 唐“開元禮”、宋“太常因革禮”、金“大金集禮”，今皆具有成書，惟元人禮書，世無傳本，學者亦罕及之，今于“大典”卷 13351* 輯得“元太常集禮”一卷，皆諸帝謚冊文；
- (7) 宋景濂“吾邱衍傳”、黃俞邵“千頃堂書

目”、錢辛楣“補元史藝文志”均載吾邱衍著“說文續解”，謝蘊山“小學考”注曰：“未見”，殆已佚矣，今于“大典”卷 4843*、卷 4972*、卷 6038*、卷 13345 得所引吾邱衍“說文續釋”四條。

按上述的第(4)項即李文田錄出的“廣州府志”，今尚存在，已印入影印本“大典”第 199—200 冊中。繆藝風錄存的“永樂順天府志”，此次未印入為可惜。最重要的是文道希所錄“知過軒隨錄”，應踪述其所在，因其間所錄“大典”達千餘紙，以上(a)至(и)所述，僅為千餘紙中的一粟而已。文氏所及見的“大典”既較吾人為多，他所錄存的遺文逸書，即是亡失的“大典”各卷的替代品了。

- ⑦ “藝風堂藏書記”卷 3 云：“明初‘順天府志’，修于永樂初年，‘大典’中存七卷至十四卷，上下均闕。”“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云：“‘順天府志’，殘，存二卷。輯者佚名。舊鈔‘永樂大典’輯逸本，存一冊。存冊首尾不全，第五十二頁有‘永樂大典卷之四千六百五十’一行，第五十三頁有‘順天府志’一行，是兩卷起訖處。”

(上接第 38 頁)

份；(4) 運輸、交通與公用事業雜誌部份；(5) 農業雜誌部份；(6) 文化建設、國民教育雜誌部份；(7) 醫學、體育運動雜誌部份；(8) 語言、文學、文藝和藝術雜誌部份；(9) 出版事業、圖書館學與目錄學雜誌部份。每一分冊都附有刊名、出版地、出版機關的索引。

(六) “書評年鑑”(Летопись рецензий)——“書評年鑑”是全蘇出版物登記局出版的書目索引之一。該刊創刊於 1934 年，現為季刊。該刊收錄發表在蘇聯各地用俄文出版的各种雜誌、論文集、報告集、科學札記，中央的(包括各專業的)加盟共和國、邊區和州的報紙上的書評、批評文章、書刊評述等材料。一些發表在文摘、推薦書目、快報，以及一些通俗性雜誌如“女工”等上的有關資料，不在收錄的範圍之內。

在著錄方面包括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被評介的書籍；第二部份是關於書評的報導。其著錄樣式

如下：

3977 Ленин и наука. Сессия общего собрания АН СССР, посвящ.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Ильича Ленина. [Ред. коллегия: А. Н. Несмеянов (глав. ред.) и др.]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60. Вдохновляющая сила ленинской мысли. Приропа, 1961, № 4. с. 117—118. Поварков, Я. Вершина научной мысли. Наука и жизнь, 1961, № 4, с. 67—69.

同一書不同的書評，按照書評作者或書評名稱的字順排列。被評介的書籍，則根據全蘇出版物登記局編制的分類表的次序排列。在每個類目中，均按著者或書名的字順排列。

在每一期“書評年鑑”的後面，都附有著者、編者、和被評介的書籍名稱的字順索引；書評作者的字順索引；引用的報刊一覽表等。在每年的第四期上則刊載有當年度的字順索引。